

现代汉语助词“着”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

刘 一之

提要：「着」は現代漢語に常用される助詞の一つである。現在一般の教科書では「着」は動作の進行或いは状態の継続を示すと説明されているが、こうした用法として「着」を解釈していくと筋が通らない場合が少なくない。例えば、「我吃着饭」はこれだけでは文として成立しない。本論文では新しい視点から「着」について考察を試み、「着」は「ある状況或いは状態のもとにある」ことを表すとの結論を得た。本論文はさらに「着」の来源についても考察を加えた。

キーワード： 助詞、「着」

“着”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繁的一个助词。关于它的语法功能，一直是语法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中的一个难点。我以为，迄今为止，概括“着”的语法功能最全面的是《现代汉语八百词》。它列举了“着”的四个意义：

1)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例：

人们跳着，唱着

2)表示状态的持续。例：

夜深了，屋里的灯却还亮着

3)用于存在句，表示以某种姿态存在。例：

门口围着一群人

4)动1 + 着 + 动2。构成连动式。例：

坐着讲

急着上班

想着想着笑了起来

它把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表示状态的持续列到第一、第二位，其他学者们的意见也都认为“着”是表时态的，争论的焦点仅在于它是表什么时态。但是，我们认为光用时态来说明“着”的语法功能还远远不够，例如：

我们吃着饭

说着话

凡是会说汉语的人都知道以上两句话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单说的，它后面必定还有话，如：

我们吃着饭，又把那件事商量了一下。

说着话，天就黑下来了。

如果说“着”是表时态的，就很难解释为什么“V着”不能单说（祈使句例外）。所以我们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讨论“着”的语法意义。

2. 请看下面几组例句：

A 看着挺好看的。

吃着香。

走着太累了。

听着怪惨的。

B 顺着河边走。

我们是论着辈儿叫的。

借着他爸爸的势力，横行霸道的。

大伙儿轮着，都过去试了试。

C 别买了。借着看不好吗？

到时候，我们租着住。

扔着玩儿一会儿就坏了。

以前我们买着吃，现在做着吃。

D 两个人重新扛着饮料回家。

他笑着打了我一拳。

骑着车，又把该说的话想了一遍。

说着，站起来走了。

大伙儿教育着，他这毛病才慢慢儿改了。

A组的“V着”表明一种情况，整个句子的意思是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结果。B组“V着”只能说是表示一种方式。C组“V着”中的“V”虽说是一种动作行为，但“V着”仍表示以某种方式来进行另外一种动作行为。D组的“V着”表明在某种情况下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在这四组句子中，前三组中的“V着”都不能解释为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D组勉强可以解释为动作的进行和状态的持续，但实际上它的重点在于强调“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着，站起来走了。”就不能说“说着”是表示“说”的进行或持续。

3. 现在我们逐一讨论一下各组的情况。先说A组。

A组的“着”只在单个动词后出现，大多不带宾语，整个句子结构是主谓结构。“V着”是主语，表明一种情况，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大多是形容词性的。整个句子是说明在某种情况下会怎么样，一般是一种感觉，如：

看着挺高兴。
听着不舒服。
做着太麻烦。
你穿着太大了。
摸着像是一根棍子。
我看着他面善。

有时，这组句子中的“V着”可以由“V起来”“V上去”替换，而意思不变。如：

看着挺好看的。 看起来挺好看的。
听着不错。 听起来不错。
听上去不错。

不知为什么，以前的学者没注意到过A组的情况。也许是出现频率比较低的原因。这组的“着”当然并不表进行或持续，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比较下面的句子。

A. 吃可以，拿走不行。
B. 吃着可以，就是太贵。

A句的“吃”是一种行为，B句的“吃着”指的是“通过‘吃’这种行为”。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通过“吃”这个行为以后，认为“太贵”。我们考察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A组中的“V着”表示“通过某种行为”，或者换句话说，是“在通过某种行为体验的情况下”。

4. 现在讨论B组的情况。B组的“V着”中的“V”都不是动作动词，意思比较虚，如：

钱，你就可着花。
我今天帮着干了一天活。
净背着人干那没天理的事。
一家人就指着这五百块钱过日子。
他就凭着这手艺挣饭吃。

他仗着身体好，没穿棉衣就出去了。

“帮、指、凭”等都不是具体的动作，只是一种条件或一种手段。这种动词所代表的情况，没有明显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持续、进行阶段。所以这种动词后面的“着”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表时态的。它只是表示一种情况，说明后面的动作行为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如：“干那没天理的事”是在“背着人”的情况下进行的。

有些形容词加“着”，也可归入此类，如：

明着他不敢怎么样，暗着指不定要使什么坏呢。

把冰箱扛回去，阴着卖，蒙一个算一个。 《编辑部的故事》

以前的研究学者们大都没注意到B组的情况。其实，像B组这样的情况在实际语言中占的比例相当大。如：

《红楼梦》(注①②)	18%
《老残游记》	21%
《一地鸡毛》	23%
《编辑部的故事》	26%
《皇城根儿》	25%

其中《编辑部的故事》是电视剧，反映的是北京口语的情况。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口语中占的比例比较大。我们还发现，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近代汉语中，很多后面都可以带“着”，如：

对着父母行孝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是他的独到，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逊一筹了。 《老残游记》

看文字，且把着要紧处平直看数透彻，十分纯熟。 《朱子语类》

在现代北京口语中，也仍然有这样的说法：

我同着他一起去。

5. 现在我们讨论C组的情况。C组中的“V着”中的“V”虽然表示的是一种动作行为，但“V着”的意义仍然同B组一样，表示“在某种情况下”，如：

以前我们炒着吃，现在凉拌着吃。

自己挣着花，理直气壮。

“吃”是在完成“炒着”“凉拌着”的情况下进行的。“花”是在“自己挣着”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表示“以某种方式”，如：

我们走着去。

我翻着找了半天。

“去”是以“走着”的方式进行的。“找了半天”是以“翻着”的方式进行的。

这种句子实际语言中占的比例不大，但不应忽视。

6. 最后我们讨论D组的情况。D组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组。通常人们所说的“着”表动作进行，表状态持续，指的主要也是这一组。关于“着”表进行，表持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9节中继续讨论。

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时已经说过，像“说着话”“洗着衣服”“做着饭”“跳着舞”等等，通常人们认为是表进行的，以及“亮着灯”“开着门”“挽着袖子”等等通常人们认为表示持续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单说，后面还要有话。如果“V着”出现在单句中，“V着”后面还要有一个谓词性的成分，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和B、C组一样，表示在某种情况下进行什么动作行为。不同点在于B、C组“V着(O)VP”说的是一种行为，而D组的“V着”和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可以很明显地分两个动作行为。同时，“V着(O)”可以表示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情况。朱德熙先生指出（《语法讲义》）这种句式的重点在后半部。

如：

他笑着递给我一封信。

“递给我一封信”是在“笑着”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笑着”有一段时间的持续。重点在“递给我一封信”。

两个人扛着饮料回家。

“回家”是在“扛着饮料”的情况下进行的，“扛着饮料”有一段时间的持续。重点在“回家”。

他抿着嘴笑了。

“笑”是在“抿着嘴”的情况下进行的。重点在“笑”。

他拉着我的手不放。

“不放”在“拉着手”的情况下出现。重点在“不放”。

每天扛着鱼竿去钓鱼。

“扛着鱼竿”是“去钓鱼”，也可以说“去钓鱼”是在“扛着鱼竿”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句子的两部分不分轻重，便不能用“V着(O)VP”句式，例如，不能说：

*开着车，和朋友说话。

这时的“开着车”和“和朋友说话”是两个并列的行为，不分轻重，只能说：

一边开着车，一边和朋友说话。

如果把重点放在后边，强调在“开着车”的情况下发生了某种行为时，则可以用“V着(O)VP”句式。如：

开着车，我又和他商量了一下明天上课的事。

如果“V着”出现在复句中，一般出现在从句中，而主句必定还有一个谓词性的成分。如：

车在外边等着，你得快点。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心里真高兴。

我看着孩子，你做饭吧。

我坐着，你站着，多不好。

含有“V着”的从句，和主句的关系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某种情况下发生另外某种情况。如：

说着，脸就白了。

冒着大雨，他在车站等了你一个小时。

二、因为某种情况而导致另外某种情况。如：

大伙劝着，他才消了气。

门开着，我们就进来了。

三、在某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如：

让您这么忙活着，真不好意思。

整天闲着，都闲出毛病来了。

我在一边看着，心都要碎了。

关于D组，我们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V着”所表示的情况和另外的某种情况在时间上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这两种情况的发生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如：

笑着说。

看着日记，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但有时是“V着”表示的行为已经结束，才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如：

说着，回自己房里去了。

“回自己房里去了”发生在“说”之后。

小王推着张全义进到北屋来请金一趟去吃午饭。《皇城根儿》

从书上的意思看，显然张全义“进到北屋来请金一趟吃午饭”发生在“小王推着张全义”之后。

7. 从以上我们对A、B、C、D四组句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这几组句子中“着”有一个共同的语法意义：“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解释。在北京口语中，“呢”表示进行。如：

你干什么呢？……我做饭呢。

如果加上“着”，意思就不一样了。如：

现代汉语助词“着”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

A：电话响了。你去接一下电话。

B：我做着饭呢，怎么接呀？

这时的“我做着饭呢”的意思是“我正处在做饭这种情况下”。有时回答可能仅仅是“我做着饭呢。”，后面的话不说，但听说人已能明白说话人的言外之意了。

下面也是同样的例子。

1) A：赶紧做饭吧。

B：火上坐着壶呢。（言外之义：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做饭。）

2) A：也不知道他在家不在家。

B：看，屋里亮着灯呢。（言外之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家。）

如果没有“呢”的话，句子后面的话就不能省略。如：

火上坐着壶，怎么做饭呀。

屋里亮着灯，我想他一定在家。

关于“呢”的语法功能，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这里就不在多说了。

8. 表示“在某种情况下”的“着”在复句中只在从句中出现；在单句中，只在前面的谓词性结构中出现。现在我们讨论另外两种情况。

一、“着”在单句中出现，而这单句中只有一个动词，或形容词。

我们发现，单句中只有一个动词，而这个动词又带着“着”，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出现。：

1) 祈使句，或表示打算的句子。如：

听着。

慢着。

A：您坐着。…… B：我坐着。

关于这个“着”的用法，我们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专门讨论。

2) 句末有“呢”的句子。如：

我看着书呢。

现在正开着门呢。

关于这种句子的意思，前面已经讲过，就不再重复了。

3) 可以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后经常带“着”。如：

我算计着日子差不多了。

我估摸着他该来了。

我想着一会儿去买东西。

有些动词因为总带“着”，似乎“V着”已成了一个词，如；觉着、显着、透着、

记着、憋着、瞒着。

我觉着你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他老想显着比别人本事大。

这屋里透着那么喜兴。

自己刚脱离危险就憋着害别人。

4)动词有副词（包括否定副词）修饰的句子，如：

张全义也只好恭恭敬敬陪他站着。

他就在附近住着。

他到哪儿都抱着条狗。

我头里可没排着几个人。

5)处所词+V着+宾语，即《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说表示存在的句子，如：

桌上放着一杯茶。

院里种着五棵树。

我认为也可以把下面这些句子归入此类：

（身上）穿着一件红衬衫。

（头上）戴着一顶运动帽。

（ ）表示可以省略。有意思的是这类句子中的“着”都可以用“了”来替换而表现的情况一样。注意，我们说的是“表现的情况一样”，而不是“意义”一样。用“了”和用“着”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又得一篇大文章，本文不准备讨论了。

还有一种情景描写，只在书面语中出现，如：

张全义在皇城根大街的树阴下走着。 《皇城根儿》

杜逢时和小王站在餐厅门外等着。 《皇城根儿》

其实，这样的句子的意义也可以归为“在某种情况下”。因为作者要说明的并不仅仅是某种行为在进行，或某种状态在持续，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发生了什么事，故事怎么进行。

二、“着”在复句中的主句中出现。如：

于是小林老婆调工作的事，就这样不上不下地放着。 《一地鸡毛》

如果说文学有什么恒久不变的定律，那么我以为，就是它始终与人类的精神宇宙联系着。 《梁晓声人生独白》

9. “着”在复句中主句中出现的和在单句中第3、第4、第5三种情况一样，强调某种情况处在一种什么状况中，引伸为某种情况保持不变。如：

现代汉语助词“着”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

不解决矛盾便总是矛盾着。 《梁晓声人生独白》

对门住着一对胖子，女主人自称长得像印度人，眉心常点着一个红豆。

《一地鸡毛》

但人家来人少，让小林时刻亏着心。 《一地鸡毛》

需要指明的是我们所说的“某种情况保持不变”，并不是说某种行为处在一种持续的状态中。它可以是持续的，即在时间上是连贯的，也可以在时间上并不连贯，但反复发生，就其发生的内容没有变化。如：

A：你怎么老走着呀？

B：没钱，只好每天腿儿着。

我们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做着同样的事。

由于“着”的这种意义和印欧语的进行态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它当成进行态。不仅是语法学家，有些作家在写作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当成进行态来使用，特别是会外语的作家。如：

车只风驰电掣的，轮声轧轧里，奔向着无限的前途。 （冰心）

我们发展着的生活，正在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消除着贫困。

（梁晓声）

那些小小的生命，的的确确是天天长大着。（梁晓声）

但是这种用法只出现在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口语中自然没有。实际上，在日常谈话中，大家把这种句子称为“欧化句式”。显然，并没有把它们看成是地道的中国话。

10. 以上我们讨论了“着”的不同用法，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们在实际语言中的出现频率。

“V着+VP”表示“V着”后还有一个谓词性成分，或处于从句的位置上。“V着”表示“V着”后没有谓词性的成分。处于主句的位置上的“V着”并入了“4”。情景描写和在定语位置上的“V着”，如“拿了一枝燃着的线香放在桌子上”归入了“其他”。因为在这几本书里，都没有出现“着”的进行态的用法，所以表中没有列出。

“V着+VP”“V着”的出现频率表

书 名	V着+VP										V着										总计				
	A		B		C		D		计		1		2		3		4		5			其他		计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红楼梦》	15	2%	160	18%	14	2%	546	60%	735	81%	22	2%	9	1%	23	3%	33	4%	67	7%	19	2%	173	19%	908
《老残游记》	2	1%	62	21%	3	1%	163	56%	230	79%	4	1%	1		9	3%	13	4%	32	11%	7	1%	59	20%	291
《一地鸡毛》	1		29	23%	3	1%	77	61%	110	87%	1		0		3	1%	3	1%	9	3%	0		16	13%	126
《编辑部的故事》	27	8%	87	26%	8	2%	105	32%	228	68%	35	10%	17	5%	52	16%	26	1%	2		0		106	32%	334
《皇城根儿》	3	1%	102	25%	3	1%	219	53%	327	80%	10	2%	7	2%	6	1%	25	6%	7	2%	29	7%	84	20%	411

11. 现在我们讨论关于“着”的产生年代及其来源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表示“处于某种状况下”的用法最早出现于六朝时期的佛经（最早写为“著”），如：

此人在世，贪著五欲。 《过去现在因果经》（注③）

心常怀懈怠，贪著於名利。 《同序品》

愚者恋著，殃祸由生。 《中本起经》

而诸子等，乐著嬉戏，不肯信受。 《同譬喻品》

我推测这个“著”是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受外语的影响而产生的。正如现代汉语中“着”的进行态的用法是受外语的影响而产生的一样。因为我不太清楚古代的佛经究竟是从什么语言翻译过来的，也不懂梵文、巴利文等古印度语言，所以无法比较，只能求教于大家。

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着”的这种用法也逐步为一般人所接受，在唐诗和敦煌变文中也可看到这种用法，虽然不是很多，如：

渔翁醉著无人唤。 韩偓《醉著》

有黑狗出来，捉汝袈裟衔著，作人语，即是汝阿孃也。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

12. 在金代的《刘知远诸宫调》中，“着”的用法一下子增多了。有了很多现代汉语中的用法。请看下面的例句。

处所 + V 着 + 宾语

土床上卧着个少年人。

向破罐盛着残饭。

一片瓦杆，盛着些残羹粥。

副词 + V 着 + 宾语

洪义心肠，倒大来乖劣，专等着刘知远。

最引人注目的产生了B组、D组的用法。

B组：

三娘子背着庄院，把嫂嫂过谩，分钗股与了一半。

比着寝殿，是贫穷，交两个未遇皇后与潜龙，借一间草屋为正宫。

兼着傍人劝免，已此洪义方休。

D组：

不肖欲话行踪，披着麻被，把祖宗怎施展。

恋着三娘，欲去不能去。

两个男女，捣着鬚儿厮罗织。

现代汉语助词“着”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

哭着告，告着哭，也不敢放声高哭。

鸾押着凤，娇声颤语声低。

遥望着洪义面上泼。

觑着洪义叱喝。

关于这种“着”的用法的产生，我以为仍是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长期以来，中国北部就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唐以后，先后建立了由说阿尔泰语言民族统治的国家辽、西夏、金。各民族的杂居，不可能不对语言产生影响。阿尔泰语系各语言在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时，中间需要有助词，而古汉语是不需要的。比如《刘知远诸宫调》中的“哭着告”，用古汉语来说就是“泣曰”。古汉语中有时用“而”来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但“而”一定要放在宾语后，如“登高而望”“掩口而笑”，不像阿尔泰语系语言要求助词紧跟动词。所以，我想B组、D组的用法是受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产生的年代大概在晚唐，因为《敦煌变文》里就有了个别例子，如：

高著声音唱将来。 《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

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的产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在只有少数人使用的开始阶段，能否叫“产生”呢？我拿不准。就像现在现代汉语中“着”的进行态能不能说“已经产生”一样。我想，晚唐时，至少已有人使用“着”的这种用法了，但只是少数人。这种用法在宋代才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如《朱子语类》中已有了不少这样的例子：

须寻文路子在何处，只挨着理了行。（100页）

把著弓，须是射得中，方得。（2513页）

如今便一定把著他短处，便一起没他长处。（2913页）

而且也有了A组的用法：

一僧与人读碑，云：贤读着总是字，某读着总是禅。

这说明“着”的这种用法已经从北方扩展到南方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通读《朱子语类》，也没有看更多的宋代白话资料，但我想，C组的用法那时也应该出现了。

13. 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后面带“着”，也可能和“着”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就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来说，它最早也是出现在《刘知远诸宫调》中。如：

上面有八个字，解说着事务多。

在以后的《元典章》中还有：

该着赦，不可频数。（3页）

三年斟量着，这田地里交配役呵，怎生？（70页）

14. 这里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论断。在《蒙古秘史》中，凡是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的助词，在旁译中都译为“着”，但总译中，大多数被删去了。如：

1) 旁译：腾汲思 客秃勒周 亦列罷。

水名 渡着 来了。

总译：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一）

2) 旁译：都蛙·锁豁儿不（罕）[罕][哈][合]勒敦 迭额列扯 合 周。

山名 上 望着

统格黎克 豁罗罕 忽鲁兀 你刊 孛捩克 亦儿坚 孛兀周 斡罗周

水名 小河 顺 一 丛 百姓 起着 入着

阿亦速忽 宜 合 周 兀者周。

来的 行 望着 见着

总译：都蛙锁豁儿，自那山上望见统格黎名字的河边。有一丛百姓顺水行将来。（五）

但也有时总译中保留了“着”，如：

旁译：朵奔蔑儿干 帖列 辍额不忽 宜 阿赤周 阿亦速仑。札兀（刺）

那 三岁鹿 行 驮着 来时 路间

[刺] 你刊 牙当吉 古温 可温 别延 可脱勒周 迓步忽宜

一个 穷乏 人 子 自的 牵引着 行

勺勒合周。

遇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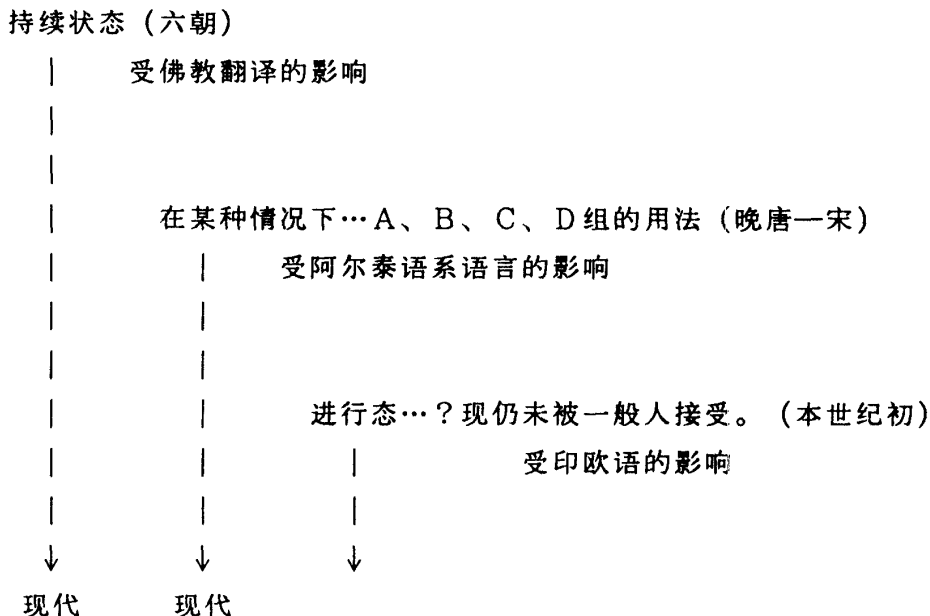
总译：朵奔蔑儿干将得的鹿肉。驮着回去。路间遇着一个穷乏的人，引

着一个儿子行来。（一四）

这里，我并不是说“着”的产生是受蒙古语的影响，但是受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应该没有疑问。至于具体是哪一种语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语言，里面有一个助词的用法和近代汉语“着”一样，而说这种语言的人又长期和汉族杂居，那么，毫无疑问，现代汉语的“着”是受这种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一种语言，也不能排斥汉语的“着”是受阿尔泰语系语言产生的。那我们只能从汉语的内部找原因。为什么说汉语的人只接受了这个外来语助词的某些用法，而排除另外的用法呢？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题目。

现代汉语助词“着”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

15. 现将“着”的意义的产生年代及来源小结一下：



16. 我们已经讨论完了“着”的语法意义及产生年代、来源。仍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各方言很可能是古汉语和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相碰撞以后产生的，虽然都是以汉语作为主体，但各方言之间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各方言中的助词系统也不一样。说不同方言的人可能对标准语—普通话中的“着”的意义的理解也不一样。我所做的研究仅仅是在书面材料和北京口语的基础上进行的。

写于1995年5月

（注）

①《红楼梦》《老残游记》使用的是大阪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室输入到软盘的资料。《一地鸡毛》《皇城根儿》《编辑部的故事》使用的是圣德学园岐阜教育大学中国语学科输入的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②《红楼梦》只统计了第41—60回的例句，《皇城根儿》只统计了90章—完的例句。《编辑部的故事》只统计了以下几集的例句：《侵权之争》《飞来的星星》《人民帮人民一把》《胖子的烦恼》《捕风捉影》《歌星双双》《人工智能人》《谁是谁非》《甜蜜的腐蚀》。

③此处佛经中的例句引自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和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

究》。

参考文献

-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
-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江南书院，1958年。
- C·E·ヤーホントフ：《中国语动词の研究》，白帝社，1987年。
-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1984年，三冬社。
- 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1988年。
- 赵金铭：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
- 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
- 邵敬敏：现代汉语持续体“着”的语义分析，《九十年代的语法思考》，1991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邓守信：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马盛静恒：汉语“了、过、是…的、着、在、呢”教材教法的构想，《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袁毓林：祈使句式“V+着！”分析，《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第4期。
- 石毓智：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
- 刘宁生：论“着”及其相关的两个动态范畴，《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 王惠：“把”字句中的“了/着/过”，《汉语学习》1993年第1期。
- 刘刚：试论“着”的用法及其与英语进行式的比较，《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
- 马希文：北方方言里的“着”，《方言》1987年第1期。
- 徐丹：汉语里的“在”与“着（著）”，《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
- 于根元：关于动词后附“着”的使用，《语法研究和探索（一）》，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费春元：说“着”，《语文研究》1992年第2期。
- 宋金兰：汉语助词“了”，“着”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
- 道布：《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
-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 余志鸿：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民族语文》，1992年第3期。

现代汉语助词“着”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

刘坚编：《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盐见邦彦：《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中文出版社，1985年。

引书目录：

《敦煌变文选注》，项楚，巴蜀书社，1990年。

《蒙古秘史校勘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一地鸡毛》，刘震云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皇城根儿》，陈建功、赵大年著，作家出版社，1992年。

《梁晓声人生独白》，梁晓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

《编辑部的故事》，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1991年。

《刘知远诸宫调校注》，寥萱英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

《校定本 元典章 刑部》，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